

文 津 阁

杨占坤 卢 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七月

前 言

康·雍·乾三朝为清代全盛时期，政治巩固，经济发展，伴随而来则是文化繁荣。

康、雍二朝编辑、刊印了《古今图书集成》。

乾隆继位第六年，便效法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以稽古右文的名义，诏令各督、道、府、县广搜遗书，编纂《四库全书》。

文津阁是清朝著名的皇家藏书楼之一，汲米、范两家之长，溶天一阁、宝晋斋精华于一地。它的藏书效能，它的古朴建造艺术，中外名家无不为之倾倒。阁内原藏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又是我国古籍中的瑰宝，亦是世界大型类书和丛书之一，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好学士，无不以窥高阁而欲知奥秘，临书海而探寻渊源，为一生快事。

承德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为了深入收集和研究有关文津阁的文史资料，请承德市图书馆杨占坤、卢顺等同志将文津阁的建筑形式及其特点；文津阁的园林艺术；文津阁的藏书及其变迁；乾隆皇帝为文津阁题的七首诗，做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和注释，汇编成书以飨读者。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还有杨天在、安丽莉同志，对于她们们的热情帮助，我们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有限，有不妥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文津阁记^{甲午}

(乾隆御制碑文)

辑四库全书，分为三类：一刊刻，一抄录，一祇〔₁〕存书目。其刊刻者，以便于行世，用武英殿聚珍版刷印，但边幅颇小。爰〔₂〕依永乐大典之例，概行抄录正本，备天禄之储，都为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于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则蹶〔₃〕迷途而失正路，断港之讥有弗免矣！故析木之次丽乎天，龙门之名标乎地，是知津为要也。而刘勰〔₄〕所云：道象之妙，非言不津，言津之妙，非学不传者，实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夫，山庄居塞外，伊古荒略之地，而今则闾阎〔₅〕日富，礼乐日兴。益兹文津之阁，贮以四库之书，地灵境胜，较之司马迁所云名山之藏岂啻〔₆〕霄壤之分也哉。

乾隆三十九年

注释：

1、祇：zhǐ只异体字，限于某个范围。

2、爰：yuán于是。

3、蹶：niè睬。

4、勰：xié刘勰（约470—538）南朝时文艺理论家。著有《文心雕龙》。

5、闾阎：lūyán古时平民集居的地区。

6、沓：chà只。

目 录

文津阁记（乾隆御制碑文）	
文津阁·····	（ 1 ）
一、文津阁概貌·····	（ 1 ）
二、文津阁的营建·····	（ 3 ）
三、文津阁藏书·····	（ 9 ）
四、文津阁衬景·····	（ 15 ）
五、今日文津阁·····	（ 22 ）
乾隆御制文津阁诗注释·····	（ 23 ）

文津阁

在河北省北部山城承德市，傍山临水，清王朝修建了避暑山庄，仿各地著名建筑，集全国园林艺术精华于一地。康、乾二朝，上层统治者每年都有很长时间在承德活动，文人政客蜂拥而至，承德当时成为清王朝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场所。

庄内湖光掩映，洲岛错落，亭台阁榭，星罗棋布。在西山脚下，高埠之地，矗立一巍峨的皇家藏书楼——文津阁。

一、文津阁概貌

文津阁、千尺雪、玉琴轩、宁静斋组成一小古建群。文津阁是这一组古建的主体，它前边的千尺雪、玉琴轩、宁静斋，地上建筑已毁坏无存，地下基址却很完好。它们坐落在山庄内热河引渠中间的小岛上，外围环水，中间孕水。别具一格，耐人玩味。

热河(武列河)水从暖流喧波引入庄内，渠道沿着山根迤逦南流，到文津阁后分成两股，东侧一股穿行建筑，编织成多处水景，然后汇注长湖，西边一股汇山泉注入里湖。远观，热河引渠犹如白色云带，仙山琼阁隐现其间，飘摇浮动，大有拔地飞升之势。又恰似穿行在茂草莽林中时隐时现的一条银龙，而文津阁是翘首的龙头。阁顶阴阳瓦垄，酷似多皱纹的龙额。千尺雪山石中喷吐翻滚飞腾的浪花，象雪舞又

似龙涎滴滴。近看，宁静斋、玉琴轩、千尺雪都有规整的庭院，院内有石有水，水清见石底，晶莹可爱，或水中现石，或众石托水，有的清泉石上流，有的碧波廊下泻，有的水自窟中出，有的水从石间滴，石水成趣，千变万化，十分奇巧。然而这仅是华美乐章的前奏。

猛抬头，但见一带不规则白粉石墙围着又一天地。嶙峋石峰直指碧空，巍峨楼阁高耸山内，参天青松牵挂朵朵白云，耳闻低低松涛吼，鼻嗅阵阵檀木香。

文津阁座北朝南，主体和衬景呈众星拱月之势，布局严谨，活而不乱。从南往北，门殿三间，嶙峋假山，半月池（也称月牙池）、楼阁，阁东侧碑亭，东北角曲池，阁后花台，鹅卵石甬路绕假山通往月亮墙门，相继排列，错落有致，各得其所。

当你兴致勃勃急步穿过质朴无华的门殿时，一座陡峭石山横在眼前，大有“山从人面起”的感觉，堵得你发慌，挡得你愕然。亭台琼阁，青松白云，悠忽不见，就是头上蓝天也变得那么窄小。顿时，“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诗句涌上心头。使人急欲寻路而进，观阁心情更加迫切。这就是造园艺术上“善露者未始不藏”，“欲露先藏”的障景手法。

当左顾右盼寻芳径，上瞻下溯索通门时，面对透有微光的石洞，会忆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有光”。从中得到了启迪，象入小口寻得世外桃源那样，一种神奇的魔力促使你步入石洞，这正是造园者匠心的妙用。石洞曲折，光线幽明，漏光石孔，透进少许光亮，路径倒也分明，穿过石洞，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眼前豁然开朗，一池碧水，平明如镜，高台上，重

檐绿阁耸立在水石环抱之中。山石间，古松巍巍，“如蛟立，如龙蟠，如凤舞。”（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池岸边，垂柳依依，若丝帘，若细雨，若东风，当年阁前陈设两尊高大的古铜“龙马负图”香熏，袅袅烟霭自熏出，飘飘檀香沁肺腑。啊！这就是文津阁，怎不叫人如醉如痴，如入仙境。

二、文津阁的营建

清朝乾隆年间，为了贮藏《四库全书》，在北方修建四座皇家藏书楼，即北京故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及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它们又称北方四阁或内廷四库。这四阁用渊、源、溯、津四字为名，皆为三点水旁，表明文化发生、发展的规律，暗喻学术研究的途径。

文津二字的含义，乾隆皇帝在其诗、文中多次写出。《文津阁记》中写道：“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于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乾隆丙申题“文津阁”诗中也写道：“溯源如欲问，应自此寻津。”在诗注中又说：“山庄建阁，以文津名之，御园之文源，大内之文渊，皆由此津逮也。”“津”，义为济渡。诗文大意是：若要追寻文化的源流，继承文化遗产，繁荣和发展现代文化，先要找到它的济渡处。文津就是在文化长河上由此岸达彼岸之济渡处。

文津阁始建于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秋季，第二年夏季竣工，其营造法式，仿浙江宁波明朝藏书家范钦建造的“天一阁”。

范钦，字尧卿，号东明，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一生酷爱收藏宋元珍本图书，是明朝第一流的私人藏书家。他于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建了藏书楼“天一阁”。“天一”二字取自汉朝郑玄《易经》注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易理，水克火，是五行学说的具体运用。其阁坐北向南，砖砌为垣，上下两层，下层六间一字排开，上层通六为一，不做壁障，均以书橱分列，厨下各置英石一块，阁之高下深度及书厨数日尺寸，俱合六数。阁两旁用假山石堆叠成九狮一象的形态，阁前凿池，其东北角为曲池，阁后一室。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离范氏建阁时间过了二百多年，范家也已传至第七代范懋柱了，而“天一阁”及其藏书基本完好。这在湿度大，虫害多的南方，是非常难得的，很受乾隆皇帝的赏识，因此，乾隆皇帝派江宁织造寅著（乾隆三十五年以前曾任热河总管）到天一阁，亲往观看，详细勘察，烫成准样，开明尺寸，成为文津阁的建造依据。

根据承德市博物馆藏乾隆第六子永瑤所绘文津阁缙丝挂屏和避暑山庄全图及现存建筑，文津阁这组建筑，从造园布局，到建筑款式，与天一阁约略相仿，但它因是皇家藏书楼，又高于天一阁，除范氏阁而外，又取宋米芾宝晋斋之长，乾隆写诗说它“米家范氏两兼奇”。

文津阁，在外观上分上下两层，各六间，西一间偏小。阁高16.28米，宽15.80米，长26米。中出腰檐，原为歇山顶，覆黑琉璃瓦，嵌绿琉璃瓦边，脊上有吻兽等装饰。如今的硬山顶、青布瓦，为后来修葺时改换的。墙用水磨丝缝青砖砌就，阁前平台并列古松四株（83年补植两株），月牙池边砌花岗石条四层，水位下基础，夯以柏木梅花桩，两侧山墙下

丰上锐，重心下移，牢固稳定，前廊东西两头有券门可通出入，外侧门楣饰绿琉璃垂花门罩，门下叠山石踏步，在古建筑造型上既科学又美观，而且自然成趣。

阁的中下两层，前后延伸一步架，构成廊厦，正好遮挡日光的直射，使得室内皆为柔和的漫射光线，既适合图书的保养，又能看清书上字迹，造成一种肃穆宁静气氛，使人平心静气，凝神专注地攻读圣贤之书。

文津阁在彩绘和色调上也很讲究。原来黑色瓦件，属北方玄武，壬癸水。后来的青砖灰瓦，绿色椽头粘贴卍字金箔，前后廊厦的栋梁上画以河马负图，白色书卷，兰色封套，深绿色柱子和窗棂，一反金碧辉煌，雍容华贵传统皇宫画法，皆以冷色为主，既表明建筑使用功能，又使建筑与山庄内古建筑色调相一致，清新明快，庄重淡雅，山野情趣与读书求索之乐融为一体。

文津阁外观虽为两层，内部实为三层。腰檐遮挡处即把上层地板下空余部分辟为中间暗层，这就扩大了空间，它完全符合图书馆建筑充分利用空间的原则。阁内进深九米，以柱分为六间，各按其用途布置，所定宽度不同，自西而东分别是：第一间宽1.9米，设有木梯可通上下，第二、三间各宽4.45米，第四间宽5.20米，第五、六间又各4.45米。阁层高度也不相同，第一层高3.15米，中间（即第四间）用书架隔成敞厅，设置紫檀木雕花宝座，屏风等，其余东西次间和稍间，均用书架隔成壁障，贮《四库全书总目》及《古今图书集成》。第二层高2.5米，贮经、史二部。第三层高3.35米，贮子、集二部。据史料记载文渊阁上层中间设御榻，榻

上有迎手、靠背和痰盒等物。

“司农莫动帑金费，宁拙舍巧洽群黎。”遵从康熙遗训，当时修建文津阁所用砖、木、琉璃瓦等材料大都是就地解决，如木料和树植是从围场县运来的，还用了一些修建山庄流杯亭门剩下的砖石，琉璃瓦件则是从五窑沟（狮子沟内）烧制的，假山的黄石是从降化运来的，碑及碑座等青白石料是鸚鵡河川的鸚鵡岩。但即是这样，文津阁建成总共耗银达三万七百九十四两九钱一分三厘。

阁建成后，在顶层檐下高悬一方立匾，上书“文津阁”三个大字，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御笔，此匾已经失落，现在这块泥金雕龙横匾，是1954年8月重建时，由承德地方人士胡子香所书。

文津阁由开工到建成，时间仅仅经过一年，而且当时施工是人力搬运，手工操作，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样大的工程，速度是惊人的，乾隆皇帝对此也很满意，亲笔题诗作序以志之。诗曰：“四库书成将奔之，范家天一仿而为。基营去岁才择向，鼎落今朝弗滞时。子晋漫夸秘书速，长沮徒议执舆知。名山藏实无过此，却待他年枕膝兹！”并将其刻在文津阁碑背面，炫耀功绩，表彰任事臣子和工匠。

文津阁建筑艺术高超，藏书效能奥妙。其中有些科学道理已经明瞭，有的还待进一步探讨。天一阁藏书数百年后，仍不蛀不霉，保存完好，仿天一阁的文津阁也承继了这一点，其中奥妙与它建筑款式和内部结构不无关系。

一九八〇年，承德市图书馆将馆藏古籍书搬入文津阁贮藏，出现了奇迹。

以前,为了防虫治虫,在原书库时曾经使用过菸叶、六六粉、樟脑精等药品,杀灭鱼蠹。新药开始使用时顶用,以后这些虫子抗药性逐渐增强,也就逐渐不怕药了。乃至后来,工作人员在书库内时间稍长一点,因库内含药过浓,就感到头昏、恶心,而蠹鱼却唧唧乱跑。可是,搬到文津阁数月后,其踪迹皆无,不能不使人去探寻原因所在。

藏书有四大自然灾害,一怕火烧,二怕虫蛀,三怕潮湿霉变,四怕长期日晒。而文津阁是怎样来防止这四种灾害的呢?

首先说防火。中国古时五行学说讲的明白,水克火,建阁理论根据用的是易经的“天一生水”,使用瓦件黑色属水,这些是理论上的水克火。在建筑布局上也多置水域,阁前月牙池中有水,阁后曲池蓄水,墙外又环水,实际上起到既阻止野火蔓延烧着建筑物,又可降低气温,不使达到燃点温度作用。兰、绿、灰色吸收白光中大量红、紫光线,也有防火的作用。这些措施防止了外来火种和自然火源引起火灾。

其次说防虫。有抗樟脑精药性的蠹鱼,在文津阁室内数月后灭绝,说明不是化学药物作用。昆虫的生存和发育是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进行的。文津阁的室温在 20° — 15°C 左右,更长的时间是在 10°C 以下,就是在承德一星期左右的炎夏,室温也很少超过 20°C 。而昆虫的停育低温是 10° —— -10°C ,超过 -10°C 则是致死温度。文津阁室内温度绝大多数是书蠹的停育温度和致死温度,就是超过 15°C ,也不是理想的适宜的发育温度,而且为时暂短,甚至不够卵育期。图书带去的卵不能孵化出新虫,带去的成虫死掉了也就

了事。经过一个冬天（室温在 -10°C 以下），成虫、虫卵全都死光。

造成文津阁室温低，原因有二，一是环境，二是阁的结构。夏季多水和茂密的草木吸收了大量空气传导的热量。阁的腰檐，随着太阳南北的移动，多少不等地遮挡太阳直射光线，冬季室外温度转低时，射进一层楼光线渐多，到冬至中午十二点时光界达室内5.13米，夏季室外温度转高时，射进一层光线渐少，到夏至中午十二点时，光界仅到檐柱基中线，自然控制了由太阳光辐射的热量。使文津阁在一年四季中室温低而且温差小。

再次说霉变。纸张布帛类要保持一定的干湿度，才能完好地保存下来。如果长期过于干燥，会使纸帛变脆，容易碎裂，如果过于潮湿，又会使纸帛发霉变质。

潮湿是水分过多，水的传播有两条途径，一是空气中含的水汽，二是毛细管的传导作用。这在修建文津阁时就考虑到了。“山庄千尺雪后，卜高明爽垲之地，用仿浙江范氏天一阁式，建为高阁，以庋《四库全书》，高宗御题曰：文津阁。”（见大清一统志）“卜高明爽垲之地”，就是选择地势高、无遮挡而且干燥的地方。地势高、阁高，通风良好，防止水汽滞留。基础用的花岗岩、鸚鵡岩和青砖都是毛细管作用很弱的质料。木质的檐、地板，在空气中水份多时吸收水份，在空气中水份少时放出水份，行使调节作用。阁的前后腰檐把天上落下的雨水，分流南北，远离阁身，天一阁在书橱下放一块英石，也是注意到毛细管导水作用。所有这些措施，都是防止过度潮湿，增强干燥。然而又由于多水的环境，使空气中含有一定的水汽，不致过于干燥，达到阁中存书

要求的干湿度。

最后说防日晒。日光中红外线和紫外线，对书籍纸张有烧灼作用，对字迹、图画我色素促其氧化，故而长期受日晒的图书纸质变得黄脆易碎，字迹图画褪色。文津阁的碧纱窗及前出的廊檐都起到尽量滤除和挡掉红、紫光线，减少对图书纸张破坏作用。

由天一阁到文津阁，历时四百多年，所藏图书不蛀、不霉、不变质褪色，实践证明：它集中了我国有史以来保存图书的实践经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文津阁的藏书效能是无与伦比的。

三、文津阁藏书

乾隆四十年（1775）文津阁建成之后，《四库全书》还没有编纂完成，阁中空旷。因此，乾隆皇帝命人“仿《四库全书》函式，装潢《古今图书集成》三十二典，凡一万卷，庋架排列，文津之名不为孤矣！”（见乾隆庚子“题文津阁”诗原注）到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纂修完毕，文津阁内贮藏《钦定四库全书》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共计一百一十五架，六千七百二十函，其中《钦定四库全书》一百零三架，六千一百四十四函，《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十二架，五百七十六函（见咸丰十年八月的《陈设档》）。这时的文津阁，琅函琼册，充厨盈架，辉烛霄汉，清末山东的郝允贤在《热河游记》里写道：“插架连签，琳琅满目，略为披阅，亦属眼福。”阁内的书格，书匣都是楠木所做，每当阴雨天气，散发出来的楠木芬芳气息混合着纸墨清香，弥漫全阁，令人心醉。

《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完整的最大类书，《四库

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丛书，是珍贵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上最大百科全书之一。

这两部书，纂修成于清王朝康雍乾年间，事出有因，它们的问世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康雍年间，削平了三藩，清除了南明，统一了全国；乾隆时又平息了几次叛乱，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经济得到发展，国内出现了繁荣盛世景象。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显然有必要使武功让位于文治。

其次，清朝祖先本建州女真，曾受明帝“龙虎将军”封号，当政之后，耻于重提称臣旧事。又加清初明末遗民利用章典借题发挥，唤起反清复明意识，这就成为清帝的心腹隐患。所以，康熙、雍正两朝屡兴文字大狱，如“庄廷鑑案”、“戴名世案”等，可是屡杀屡出，矛盾越激越烈，乾隆皇帝正在寻求更好的统治办法时，政治敏感的安徽学政朱筠，上了修书条陈，这下正中弘历下怀。明则修书，实际上是“寓禁于徵”以达到统一思想，钳制舆论，彻底禁毁“词意抵触”的含有民族思想的著作。乾隆皇帝为徵书屡下诏令，一次紧似一次，一次比一次表露目的明显。先还说纂修成书“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后来，赤裸裸讲“明季末遗，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甚至又进行恐吓：“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匿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宥，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这次图书大清理，销毁图书约计八千多种，毁损书版八千多块，可见“寓禁于徵”一斑了。

《古今图书集成》是雍正六年，用铜活字印刷成书，仅印六十四部，每部五百二十五函，五千零二十册，一亿六千多万字，计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分为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九部，部下设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造句、纪事、杂录、外编，缺者不设。

《古今图书集成》，采颀广博，内容非常丰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有人类、禽兽、昆虫，乃至文学、乐律等等，包罗万象。它集清朝以前图书之大成，是各学科研究人员治学、承继先人成果的宝库。由于成书在封建社会末期，克服以前编排上不科学的地方，分类精详，使用起来，更为方便。另一方面，因为它综合众书，有些被征引的古籍，现在佚失了，得以赖此类书保存了很多零篇章句。

《古今图书集成》原编纂人陈梦雷，字省斋，福建人。康熙年间，在西苑为皇三子胤祉讲学时，即着手编纂，康熙四十年完成初稿，四十五年缮成清本，初名《汇编》，呈清圣祖（康熙皇帝）过目，改名《古今图书集成》，未及刊行圣祖驾崩。

世宗胤禛（雍正皇帝）继位之后，为了巩固已得之权，削除异己，处置了他的一些兄弟及其幕僚，陈以“招摇无忌”罪，谪戍塞外，另命蒋廷锡为总纂，经三年改编成现样。雍正四年用铜活字排印，六年成书。用当时的开化纸和太史连纸两种，纸质细软洁白，印刷精良，装潢富丽，极其美观大方。承德市图书馆现藏有一部残卷，计四百二十四函，三千三百一十二册，六千六百二十四卷，缺三千三百七十六卷。四周双栏，半页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卷首雍正制序。这些书现珍藏在文津阁（承德市图书馆分馆）。可惜

的是：解放前，这些书在热河文庙尊经阁存放时，因军阀战乱，损失近三分之一。但它现在仍是罕见的善本。《全省善本书目》已登录在册。

清王朝继编纂《古今图书集成》之后，于乾隆朝又纂修了《四库全书》巨编丛书。四库之名首见于《隋书·经籍志》：“唐玄宗于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降旨：“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在四库后面加上“全书”二字，以彰功胜前朝。根据书的内容，按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法，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部类，每大类又分成若干小类目。

这部书纂修工程浩大，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降谕督办，经过年余准备，编纂大旨既经奏准，“四库全书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正式成立，馆址初在北京翰林院署内，后因增人，另在东华门外云神庙、风神庙和地安门外帘子胡同设局分别办理。组织上，由皇六子永瑤领衔，总纂为纪昀和陆锡熊，总校陆费墀。下设若干机构，派人专司其职，参与编纂的人据总目卷首开列姓氏者有三百六十一名，不列名的和临时录用的那就更多了。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止，编纂缮写近十年，全部完工。

《四库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八千零十八卷，分订三万六千三百册，装六千一百四十四函。用毛笔工楷先缮写成四部，送藏大内（北京故宫）文渊阁、盛京（沈阳）文溯阁，御园（北京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是为北四阁。后又缮写三部，分贮江苏扬州